

JIS

第3卷
2024
第5期

第3卷
2024
第5期

智能社会研究

Journal of Intelligent Society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

哈尔滨工程大学主办

智能社会研究

Journal of Intelligent Society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



杂志公众号二维码
官网网址 www.jis.ac.cn



ISSN 2097-2091

9 772097 209246

定价: 45.00 元

ZHINENG SHEHUI YANJIU

目 次

会议纪要

大模型时代的社会计算与社会发展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第九届全国大数据与社会计算学术会议纪要

..... 董 雪(1)

平台城市专题

“平台城市”研究的跨学科语境与在地化未来

——“传播与智能城市”国际博士生工作坊暨第四届传播政治经济学青

年学者工作坊综述 蒋效妹 姬德强(17)

平台城市“前话”

——作为社会技术物的汽车与城市空间理论视域的勾连

..... 李孟名 汪 柳(26)

作为概念与体验的数字场所营造

——平台化视角下的再思考 康正煜(43)

平台城市主义视角下外出就餐实践的探索性研究 杨新雨(62)

论文

资源—能力—环境框架下的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力塑造组态
——基于 33 个国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黄振羽(86)

论网红作为“新型企业主”
——对数字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荣伟杰(111)

数字劳动条件下劳资关系研究 宋金鸿 林 晶(124)

网络消费渠道对大学生传统文化认同符号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 罗振男(144)

研究报告

现代科技发展对行为公共管理的影响
——范式革命、方法演化与实践变迁 申红梅 刘 聪(174)

如何应对 AIGC 时代的教育挑战
——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的国际经验和启示 ... 朱 赫 李 升(191)

书评

技术批判视角下对资本主义未来的反思与想象
——评《技术封建主义》 李 喆(206)

CONTENTS

MINUTE

Social Computing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Large Models; Summary of CAAI

BDSC2024 Dong Xue(1)

SPECIAL TOPIC ON PLATFORM CITIES

Exploring the Localized Future of “Platform Urbanism”; A Summ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Doctoral Workshop on “Communication and Smart Cities” and the Fourth Youth Scholar

Workshop on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 Jiang Xiaomei, Ji Deqiang(17)

Prelude to the Platform Urbanism; Interlinking the Automobile as a Sociotechnical Artifact

with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Urban Space Li Mengming, Wang Liu(26)

Digital Placemaking as Concepts and Experiences; Rethinking from a Platform-Based Per-

spective Kang Zhengyu(43)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Dining-Out Pract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tform Urbanism

..... Yang Xinyu(62)

THESES

Shaping Configur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under the Re-

source-Capability-Environment Framework; An fsQCA Approach Based on 33 Countries

..... Huang Zhenyu(86)

On Internet Celebrities as “New Enterprise Owner”: A Marxist Analysis of Digital Capital-ism Rong Weijie(111)

Research on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 under Digital Labor Conditions Song Jinhong, Lin Jing(124)

Research on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s of Online Consumption Channels on Symbolic Consump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Luo Zhennan(144)

RESEARCH REPORTS

The Impact of Moder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n Behavior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Paradigm Revolution, Method Evolution and Practice Changes Shen Hongmei, Liu Cong(174)

Comparative Study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Governance Strategi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AIGC in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broad Zhu He, Li Sheng(191)

BOOK REVIEW

Techno-Feudalism and the Imagination of Platform Empires: Review on *Techno-Feudalism* Li Zhe(206)

大模型时代的社会计算与社会发展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第九届全国大数据 与社会计算学术会议纪要

董 雪^{*}

2024年8月8—10日,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第九届全国大数据与社会计算学术会议(CAAI BDSC2024)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召开,会议主题为“大模型时代的社会计算与社会发展”。8月10日上午在启航活动中心举行了一场圆桌论坛,由哈尔滨工程大学吴肃然教授主持,邀请哈尔滨工业大学米加宁教授、天津大学张维教授、清华大学张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周晓林教授、武汉大学秦昆教授、中南大学吕鹏教授参与对话,专家们围绕大模型、人工智能、社会计算、社会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为参会者提供了一场思想盛宴。

一、ChatGPT:人工智能发展到达奇点?

吴肃然:本次圆桌论坛的主题是“大模型时代的社会计算与社会发展”,有幸邀请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米加宁教授、天津大学张维教授、清华大学张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周晓林教授、武汉大学秦昆教授、中南大学吕鹏教授参与论坛。我有一些困惑,可能也是在场各位参会代表和老师、同学的困惑。我把这些问题抛出来,请各位专家聊一聊,希望给我们提供一些启发。

首先,关于本次会议的主题“大模型时代的社会计算与社会发展”。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想到一个问题:“大模型时代”这个词到底成立

^{*} 董雪(记录、整理),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系。

不成立？ChatGPT 的横空出世，对全球经济社会等很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说法，说 ChatGPT 的出现标志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到了一个奇点，我想请问各位专家如何评价这一说法。

米加宁：大模型，特别是生成式大模型来到了奇点，我觉得这不仅是计算机的奇点，也是人类智能发展或人类社会发展的奇点。这个引爆点应该是 GPT-3，因为它的出现在整个计算科学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出现了人类想不到的一种交流形式。后来才推出了 ChatGPT。那么，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奇点呢？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贡献在于解放了人力，使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然而，即便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计算机出现后，体力的完全解放也并未实现，计算机更多只是提高了工作效率。直至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开始谈论大数据，这实际上是 ChatGPT 及大模型时代的前奏。大数据本身并不足以带来解放，唯有与算力、算法相结合，才能催生大模型时代的到来。在大模型时代，脑力得到了解放，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转变。从机械力驱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算力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其本质差异在于人类从体力的解放迈向了脑力的解放。那么，这场革命带来了哪些影响呢？它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变革，包括教育革命与科研革命。特别是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使得人类从个体知识生产转向与大模型合作，形成了集体智慧的知识生产模式。在管理学领域，这很可能引发一场重大的管理方式变革。哈耶克曾质疑人类计划的有效性，原因在于个体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对知识的掌握与判断存在局限。然而，如今当个体与大模型相结合、互动、协同，我们的知识生产便突破了个体的限制，从而也突破了哈耶克所提到的能力局限，进而促使原有的管理方式发生改变。

周晓林：将来，人工智能的涌现无疑会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至于人工智能最终会发展到何种境界，目前尚无法准确预测。值得一提的是，倘

若人工智能能够产生自我意识(当然,这一假设本身是当前哲学、科学无法回答的问题),那么将给人类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谈及大语言模型,我认为,它主要基于人类已有的、通过语言形式呈现的知识进行再“创造”。作为心理学家,我认为大语言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复刻人类的思维方式,但无法全面替代或代表人类的思维。总而言之,大语言模型的诞生,无疑让整个社会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度飙升。

吕鹏:这个议题非常有意思。我认为,在心理层面,奇点或许已悄然降临;但在社会实际层面,奇点还远未到来。回顾历史发展轨迹,以往的社会矛盾大多局限于社会内部;随着大模型的涌现,当下的矛盾焦点似乎正在悄然转移,成为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对立。人工智能技术为未来的社会发展埋下了诸多潜在风险,在各行各业都有所体现,且呈现出一种不可避免、普遍存在的态势。

二、人工智能的挑战及转化

吴肃然:吕鹏教授提及,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给未来社会带来一系列风险。我们社会学领域常有人提及,当前社会已进入算法主导、算法黑箱的时代,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详细探讨。吕鹏教授的观点其实揭示了一个现象: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初期阶段,人们普遍视其为一项卓越的技术,而鲜有人关注其可能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例如,米老师的智能手表刚才响了几次,我觉得那就是便利的体现。然而,像武汉的萝卜快跑自动驾驶项目,却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冲击,加剧了交通拥堵,确实引发了不少问题。这自然引发了接下来的议题:大模型,以及广义上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前时代,对国家安全、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乃至张维老师所专注的金融安全等领域,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与冲击? 这些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张维:接着吕老师的观点继续说,我倒是有一种看法。我们面临的冲突,究竟是人与机器之间的,还是人与操控机器的人之间的?其实,人类这样的反应并非首次出现。回想汽车初现时,那些马车夫也曾遭遇过类似的困境。我初为人师时,曾在天津进行过一项关于工业自动化的研究。在工厂调研期间,我观察到一些工人会故意破坏自动化机器,他们觉得机器是对他们的威胁,限制了他们的行为。我们必须明白,无论是机器还是自动化设备,它们本质上都是对人类行为的简单复制,旨在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如今人工智能已具备一定的自主能力,这导致我们在人机混合的环境中工作时,整体的管理方式或许都将发生变革。我记得几年前,《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机器行为(machine behavior)的文章。我认为,这些研究揭示了我们过去未曾遇到的一些问题,如近期金融监管部门对机器算法交易实施了一些限制。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人工智能无疑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研究机遇。以我们团队目前从事的计算金融研究为例,过去我们使用的 agent 相对简单,基于固定的学习规则;但现在,我们引入了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 agent,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当然,实际操作中仍面临诸多挑战)。无论如何,人工智能为我们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

张辉:张维老师说得很对。我一直致力于做出积极正面的成果展现给大家,同时规避那些负面影响。现实中不难发现,许多事情当前难以实施,或实施起来困难较大,需要多个部门合作。不过,社会的进步推动着各部门迅速跟进。以应急管理为例,应急管理部近期推出了“久安”大模型,政府各部门也都在行动。那么大模型问世后,究竟能解决哪些问题呢?应急管理部可以利用大模型辅助日常值班,提升风险识别与智能决策能力。即便在财政充裕的地区,应急管理部的规模也不会很大;而在财政紧张的地区,应急管理部门的人员更是捉襟见肘,而这些地区往往正是灾害频发的地区。在常规状态下,应急管理部门能够有效应对各类事件。但在紧急情况下,应急管理部门

的人员严重不足,需要其他部门和地区的人员前来支援。此时,他们迫切需
要快速了解当地情况。大模型则能助这些增援力量一臂之力,使他们迅速掌
握相关信息。我们需要将大模型、机器人、无人机等技术有机结合,以支撑应
急服务。比如,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可以实现风险的自动识别,通过无
人机快速获取灾情评估,再借助大模型迅速制定任务清单,并给出恰当的处
置方案。

再举个例子,低空经济近期备受瞩目。在低空经济发展起来之前,首先
要解决的是城市的低空安全问题。低空安全涉及整个通信行业,还涵盖城市
低空飞行的风险识别与规划、空中执勤、出事飞行器的引导与空中救援、地面
防护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中国在低轨卫星领域也在积极布局,并且实力远超
西方,因为我们打造的是新一代的低轨卫星系统。只有构建了立体化的低空
安全网,飞行汽车、无人机送货等前沿应用才能发展起来。这是未来的发展
趋势,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这些新兴事物,或者说新质生产力。当然,任何应用
都有其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年轻一代应当更多地关注这些新的需求,并期待
人工智能能为社会更安全、更稳定地运行提供更好的支撑。

秦昆:刚才吴老师提出的两个问题,前面几位专家已经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我认为,ChatGPT 对社会各个层面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变革。回顾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自 1956 年达特茅斯会议首次提出
人工智能概念以来,其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的。以人工神经网络为例,它
曾风靡一时,却又陷入低谷,直至深度学习方法的提出,才再次焕发光彩。我
个人感觉,ChatGPT 的发展轨迹或许也会经历类似的起伏。当下或近三五年
它如火如荼,但未来是否依然如此,尚难确定。ChatGPT 与以往的人工智能
相比,有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自然语言理解。自然语言理解被誉为人工
智能皇冠上的明珠,是人工智能领域最具挑战性的难题之一。而 ChatGPT 已
经基本实现了自然语言理解,能够与我们进行直接对话。过去的人工智能更

多是按照人类的指令行事,缺乏自主性;而 ChatGPT 则能够理解人类的语言,甚至有了自己的思想,仿佛拥有了灵魂。然而,正如人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有遵纪守法的人也有违法乱纪的人,机器人也可能如此。当机器人有了自己的“心”和“灵魂”,我们就需要加强社会治理,需要社会学家关注这一领域,加强人工智能的法治建设和伦理建设。正如吕鹏老师所提到的,我们需要调解人机之间的矛盾,确保人机能够和谐共存。

三、人工智能与社会科学研究

吴肃然:刚才几位专家都谈到了人和机器的矛盾、人和人的矛盾,这两方面的矛盾在许多关于人工智能的新闻中屡见不鲜。而这两个矛盾是否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整体,我认为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社会科学和哲学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接下来,我想向各位专家提出一个问题,这也是我时常思考的问题:大模型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科学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我们观察到,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正积极地将这些技术引入社会科学研究中,进行尝试性的探索。对于这一现象,大家的看法各异。有些人持谨慎态度,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社会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产生巨大冲击,甚至可能重塑社会科学的面貌。我想请问各位专家:对于这一问题,各位有何见解?

张维:这个问题刚才已略有提及,现在我再来详细阐述一下我的观点。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社会”的定义,简而言之,它就是依据某种规则组织在一起的人群。社会科学旨在研究这些个体在组织层面的表现,从而形成具有规律性的知识。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这些有组织地聚集在一起的个体,不再仅仅局限于原来的自然人或由自然人组成的子群体。现在的个体可能是自然人,也可能是经过大模型赋能的自然人,甚至可能是非自然人的智

能体,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的个体。在这样的社会中,无论是自然人(及其子群体)的行为,还是智能体的行为,乃至整个社会层面的各种规律,都可能发生深刻的变化。对于社会科学而言,这意味着其研究对象已经发生了改变。此外,在传统的“社会”定义中,组织在一起的个体是依据既定的制度性规则形成彼此关联的某种关系;然而,我们现在发现,组成社会的个体(包括自然人及其子群体、非自然人智能体)之间的联系并不仅局限于制度性规则,数字智能技术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显然,这种新情况将会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米加宁:在我看来,社会科学目前仍处于一种相对原始的状态。张老师谈论这些影响,其实是在探讨它如何摆脱这种原始状态,迈向真正的科学境界。自孔德以来,社会科学虽取得了诸多进步,但其具体影响力却难以明确界定。孔德提出的诸多社会问题,至今仍未能完全解决。他甚至预设了一些陷阱,比如认为未来社会科学将向自然科学看齐,而自然科学也将向社会科学看齐。这种看齐的可能性,或许会在大模型出现后实现。我认为,大模型首先能帮助我们摆脱自孔德以来,社会研究所处的个体原始状态。与大模型结合后,它所带来的研究思路,与社会科学传统的基于学科、基于问题、基于个体的研究思路截然不同。大模型往往将语料打碎后产生研究成果,因此其解决方案往往是无学科的,这无疑是社会科学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大家想一想,无论是经济学、心理学还是政治学,社会科学最终都归结到治理问题,而治理问题又归结到决策问题,大模型恰恰能在人类的决策方式上带来革命性的改变。这从根本上讲,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大变革。未来,社会科学或许将不再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孔德曾提出社会科学应向自然科学,尤其是经典物理学看齐。实际上,这就是让一个复杂系统向简单系统看齐。比如经典物理学所研究的,往往不就是强调因果关系和回归的简单系统?而在开放的社会科学体系中,我们面对的是涌现关系,而非简单的因果关系。因此,我认

为大模型对社会科学的挑战是革命性的。尽管目前使用大模型的人还不多,但谈论其风险和问题的人却很多。但我认为,大模型本身并无风险,所有的风险都来自使用它的人。把人管好了,大模型自然就能得到妥善管理。

周晓林:关于人工智能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我想补充两点内容。首先,正如米老师刚才提到的决策与管理问题,智能系统的出现必然要与人类进行协作。在这种协作中,人类必须充分考虑。值得注意的是,智能系统与人类的协作中可能会产生诸多人与人协作中不太明显的问题。其次,我想以人工智能系统的最新发展为例进行说明。最近,我们学院即将发布一款名为“AI 恋习生”的人工智能应用系统。这是一款创新的婚恋匹配系统,旨在帮助人们寻找合适的伴侣。虽然目前该系统还处于第一代,但未来肯定会经历迭代升级。对于从事人口学、婚姻家庭研究等领域的学者来说,“AI 恋习生”可能会为他们带来许多新的研究机遇。例如,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过去研究中难以克服的私密性制约。因此,我认为人工智能系统不仅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研究对象。即使 AI 系统不直接用于解决问题,它也能够预测一些问题的出现,为我们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张辉:我继续往下说,以中医和西医进行类比。过去,我们深受西方影响,大多从西医角度、还原论角度进行科学研究。人的一生中能深入学习的专业有限,通常只能精通两三门。然而,大语言模型却能掌握各种知识,这使我们有机会从中医的整体论角度出发去看待事物,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原本无法做到的事情,现在已经变得可能了。以火灾问题为例,我们通常基于风险与后果进行考量,决策也围绕火灾相关问题展开,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但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在同一时间段内发生,就会相互关联。因此,不同领域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可能会产生共鸣。大

模型能够提供一个更宏观、更整体的视角,帮助我们审视这些问题。就像人的身体可能有许多小毛病,每个单独看都不是大问题;但当这些小毛病同时发生时,就可能变成大问题。同样,我们从宏观整体论的角度出发,可以重新审视社会科学问题。那么,社会科学问题是否能在大模型的帮助下重新得到挖掘与研究呢?

秦昆: 我以一个外行的身份来谈谈我的看法。我从事遥感技术研究,对社会学并不太了解。但在与武汉大学心理学系合作的过程中,我们秉持着一个理念,那就是“用先进的技术托起闪光的思想”。作为社会学者,各位拥有众多理论和思想,这无疑是你们的巨大优势。然而,这些优势需要通过实践来实现,因此我认为与技术人员的合作至关重要,包括大模型、ChatGPT 在内的先进技术,都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力工具。近年来我在参加会议时注意到,越来越多的理工科学生或老师开始加入社会科学研究,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现象。由此引申到后面的话题,从教育的角度看,我认为高中阶段最好不要分文科、理科,以免过早设限。同样,社会学系在招生时,也应该对文科生和理科生都持开放态度。

四、大模型的价值观对齐与研究的客观性

吴肃然: 感谢秦老师的建议。其实,早在十多年前我刚成为大学老师时,就曾向学校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并未得到实施。要使这一建议行得通,前提是该学科必须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否则文理兼收可能会拉低学校的理科录取分数线,进而严重影响学校的排名。不过,我依然认为秦老师的想法非常出色。刚才聆听各位专家的发言,我也注意到大家都谈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包括文科与理科、技术与人文的融合趋势。目前,社会学领域对于技术的态度存在两种主流观点。一些学者,如吕鹏老师,以及中国社会学会社会

计算专业委员会,都积极拥抱技术;另一些学者则可能认为我们在推行一种技术决定论,具有较强的批判性。我认为,这些都是很自然的社会现象。就像张维老师所讲的,人和机器的背后可能是人和人的问题。在《智能社会研究》的创刊号上,我们访谈了围棋世界冠军古力,他谈到了 AlphaGo 刚出现时的情况(贺久恒,2022)。在李世石与 AlphaGo 对弈之前,电视直播中柯洁表现得非常自信,认为机器不可能战胜人类,围棋是人类智慧的瑰宝。然而,最终结果让柯洁震惊了。现在,机器在围棋领域已经完全无法被人类挑战,这对围棋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现在的棋手都是通过与机器对战来提升水平,而不是以前的师徒制模式。这些都是技术对不同领域产生的冲击。那么,社会科学未来是否也会迎来这样的冲击呢?我认为完全有可能。

我今年 4 月份在内蒙古开会时注意到一个现象:许多研究大模型的学者,包括微软研究院和浙江的之江实验室,在发言时都提到了一个问题——大模型的价值观对齐。这与我们先前讨论的大模型对社会科学的影响紧密相关。大模型的出现,普遍认为会使社会科学研究更为先进、科学和客观。然而,当强调大模型的价值观应与人类价值观对齐时,我不禁思考:这是否可能反过来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呢?这是我非常关心的问题。当一个科学产品总是试图去对齐价值观时,确实存在着诸多深层风险。例如,在美国,某些大模型可能会生成一些政治上不正确的图片,在社会上引发广泛争议,受到政府和媒体的严厉批判。因此,现在提出大模型要做价值观的对齐,我不禁要问:这是否真的不会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呢?

吕鹏: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首先,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新技术的出现不仅提升了生产力水平,也改变了生产关系,进而影响了社会结构。若将机器视为社会的外在嵌入物,它便如同一件工具;而若将其视为社会的一部分,那么它所带来的就是一个复杂性问题,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社会本身。其次,从研究主体和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先不谈客

观性问题,而是聚焦于异化问题。数据的获取本身就是一项挑战,即便获取到了数据,其稳健性、有效性和可重复性又如何保证?昨天边(燕杰)老师提到了大数据与传统数据的四种结合方式,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方向。今年,我们团队在武汉进行了一项社区调研。我们购买了某公司的相关数据,但数据信度明显不靠谱,年龄偏得非常厉害。因此,我们深入这个拥有 2000 多居民的社区进行了 500 份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呈现出明显的右偏趋势,即填问卷的人主要是四五十岁的群体,而非玩手机的主力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这两个数据集的差异极大。于是,我们结合大数据和小数据,尝试构建了一个全数据。虽然这样做让我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但我也无法确定这个全数据是否真正有效。让我从源头来分析这个问题。研究就像做菜一样,首先需要挑选好的食材(数据),但如何评价数据的好坏呢?其次,需要熟练掌握做菜的方法(分析与算法)。社科研究者真的对算法了解透彻了吗?研究者本人是否真正参与了算法的选择和优化过程?这往往是一个未知数,可能导致研究者在某种程度上对研究失去控制。最后,是研究结果的输出阶段。如果数据研究者不掌握算法过程,那么结果的质量和科学性就很难得到保证。当然,这只是我所担忧的问题,我相信大家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但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尤其对于文科背景的研究者来说挑战更大。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也没想出解决方案。但我认为,将计算机编程设为通识课程是非常必要的,无论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应该掌握这一技能。教育部正在进行的改革,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和方向。

米加宁:我来谈谈我的看法。我对大模型与人类对齐这一概念颇感兴趣。关于对齐的内容有很多,关键是对齐什么。比如对齐价值观,但价值观是否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演变?我个人感觉,“对齐”这一概念本身就相当模糊,它可能是某些人因恐惧技术在人类面前的力量而提出的一种想法。我

认为,应该对齐人类价值观的内核和硬核部分,而非边缘部分。回顾历史,我们在技术价值观的判断上曾多次失败。例如,汽车刚出现时,英国出台《红旗法案》规定汽车的速度不能快于马车,这导致英国汽车工业发展滞后。而美国、德国则不对齐马车,使得汽车工业得以蓬勃发展。因此,关于价值观对齐,我们应该强调大模型的发展及其决策不能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不能危害人类自身,这是首要原则。同时,人类本身也在不断发展,如果未来人类从碳基生物转变为硅基生物,届时价值观又将如何定义呢?所以,对齐这一说法本身就不够科学,我们怎么能要求技术或大模型完全对齐人类呢?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大模型的发展,不应该仅仅追求模仿人类,而应该超越人类,这才是真正的发展。就像机器人无须追求与人类外观完全一致,只须实现人类所需的功能即可。价值观是在不断变化的,对齐这一问题可能是那些对技术不够了解的人从狭隘视角提出的。

周晓林:我来说说我的看法。第一,总的来看,人的价值观存在矛盾之处,这主要取决于人在特定环境下的决策方式。以自动驾驶为例,在避无可避的情境下,车辆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是撞向前方的人,还是撞向旁边的人?第二,关于所谓的价值观对齐,我认为当前缺乏分类讨论。价值观是多元且不断变化的,许多情况下我们难以找到统一的价值观。如果所有人都“对齐”了,生活或许就单调乏味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否所有价值观都需要对齐,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张维:其实,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审视这个问题。在管理决策中,决策者通常会考虑两个基本要素:一是自身条件,二是既定目标。将这两个要素与价值观相联系,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各自与价值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探讨领导力时,企业道德往往被频繁提及,这其实就是价值观问题。因此,我的理解与米老师或有共通之处:作为人类,我们或许都秉持着一套最基础、最

核心的行为准则,在这个核心点上对齐就可以了。那么,如何实现这种对齐呢?这依赖于数据的精准训练。正如我们所熟知的“garbage in, garbage out”(如果输入的是垃圾数据,那么输出的就是垃圾结果),如吕老师刚才所提及的。因此,价值观对齐的关键在于精心设计数据筛选与约束条件,以引导出我们期望的结果。谈及价值观对齐,我不禁想起我担任单位副主任期间,就曾遭遇过价值观冲突,这困扰我许久。后来我意识到,有些事物本就难以完全对齐。换个角度来看,我们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同样与价值观紧密相连。企业的价值是什么,又如何去定义?过去,我们或许认为股东价值最大化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但如今,我们不仅要考虑社会责任,还要兼顾其他诸多因素。因此,我认为不能孤立地讨论这个问题,而应从技术和社会科学两个维度来综合审视。

五、人工智能的前景与展望

吴肃然:我谈谈个人的看法。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与人的价值观逐渐剥离的过程。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出现,这个问题似乎被重新提上了议程。为什么呢?我们现今所说的大模型,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大语言模型,它就像话痨一样,不停地与你交流,从而引发了许多与价值观相关的问题。回想起今年4月份的那次会议,一位学者在发言中提到,他们在训练大模型时,必须确保其在关键层面与社会价值观保持一致,否则就无法向公众开放。我的看法是,随着大模型从通用转向专用,并逐步实现技术化落地,这个问题可能会逐渐淡化乃至消失。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在各位老师目前的研究领域中,人工智能是否已经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应用案例了?或者说,未来人工智能在各位老师的研究中最具前景的应用方向会是什么?

秦昆:武汉大学这边主要致力于遥感大模型的应用研究,正积极开发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遥感大模型。此前已有不少同行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探索,并初步实现了遥感大模型在遥感图像检验与识别方面的应用落地。具体的应用项目包括遥感图像的识别和分类,已经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张辉:举个关于标准化的例子。我们在制定标准时,通常基于某个具体事项,最终目的是将其整理成一套标准,进而构成标准体系。以高校实验室安全标准为例,我们可以先查找相关标准,筛选出相关问题仔细阅读,提取出各项具体条款。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标准之间存在不一致或相互冲突的情况。通过大模型训练,我们可以快速找出这些相关标准,并进行比对分析。这样不仅可以把与高校实验室安全相关的标准、条款汇总出来,还能进一步梳理出标准体系,甚至将标准之间的冲突点一一标注清晰。

周晓林:我从事的是心理学研究,大模型在心理学领域正日益受到重视。我举两个例子。首先,心理健康方面。当前,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颇为突出。对此,有些学校在校园内安装摄像头,利用人脸识别技术来辨别学生的情绪状态,并与智能系统相连。当监测到某个学生近期情绪频繁异常时,便会自动触发报警机制,随后会有人帮助学生调节情绪、解决困扰。这只是个相对简单的应用,此外大模型还被应用于心理咨询平台建设中。其次,另一个应用,即我之前提到的婚恋大模型,涉及人的深层情感问题。未来,我相信大模型在人的情感、心理健康等方面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应用。

米加宁:我认为应用落地将会越来越多。我们正在开展一项教学改革研究,探索生成式教学实践。什么是生成式教学?传统教学模式往往以老师为中心,而大模型的出现将彻底改变这一状况。老师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者,而成为教学的组织者。老师和学生共同与大模型对话,实现了知识的互动与生成。观察结束后,我们再对实际教学效果与规划预期结果进行对比,

这标志着知识生产方式正经历着革命性变革。以往我们主要依赖教师个体的知识生产,现在这种模式正向去中心化转变,每个学生都有可能成为知识生产的中心。我们计划在8月20日应用这个平台,很快就能展示其成果。其实,大模型已经悄然来到我们身边,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它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伙伴,未来应用将会越来越广泛和普遍。

吕鹏:这个话题颇为有趣。随着智能体的加入,智能社会将展现出更为复杂且高维的互动形态。对于智能社会研究而言,智能体仿真模拟等方法尤为重要。我们曾做过一个大模型,那是个关于古代农业帝国兴衰周期率的ABM(agent-based model,基于智能体的模型)仿真研究。我们基于虎(帝国敌人)、狼(统治阶级)、羊(农民阶级)、草(农业土地)这四类智能体,精心构建了一个国家(社会)有机体的静态系统结构。这一研究弥补了以往仅依赖历史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时,难以全面展现动态演化过程的局限。

张维:我来说一个关于消费金融的例子。简单来说,消费金融就是向银行不愿放贷的那些人群提供借款服务。在消费金融的运营流程中,有一个关键环节不容忽视,那就是初次申请贷款时的账户申请与系统进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消费金融公司会进行一项所谓的反欺诈识别,以了解申请人的真实情况。有一家消费金融公司,利用其客服中心在多年运营中积累的数据(并整合第三方数据),训练出了一个大语言模型。这个模型被嵌入系统中,辅助人工客服更精确地识别欺诈风险,据说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便是大模型在金融场景中的一个典型应用实例。

关于古代农业帝国的兴衰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应以复杂系统视角来审视社会的问题。方才米老师已就此发表见解,即我们是否应将研究复杂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对齐秉持简单系统世界观的自然科学。以往的社会科学研究倾向于追求自然科学化,然而自然科学的研究重心往往并不在于人类本身。

我们过去就是依照简单系统世界观来理解复杂的人类社会,并由此构筑社会科学的传统理论框架。时至今日,情况已大不相同。我们拥有了强大的计算能力和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这就可以回归复杂系统世界观,并以此为指导构建全新的理论模式。因此我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可秉持两种世界观:一种是复杂系统世界观,另一种是简单系统世界观。如今,社会科学家应更多地应用复杂系统来洞察社会、探寻规律。

在金融研究领域,我们通常需要借助大量的金融信息,既包括价格、交易量、波动率等客观数据,也涵盖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异构非结构化数据。以往,我们处理这些数据的手段相对单一。例如,有研究论文探讨人们的搜索行为是否会对股票收益率产生影响。这里的搜索行为,实际上反映了人们的心理预期。在给定时间段内,某只股票被搜索的次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众对该股票的关注程度。又如,有些论文研究市场情绪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这些研究通常会构建情绪词典,将股吧中的言论与情绪词典进行匹配,统计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的词频,进而分析这些情绪度量值如何影响股票价值。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可以进行更深度的自然语言处理。这种技术能够更好地理解人们在社交媒体、视频上所发表言论的具体情绪含义,并探究这些情绪与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过去有些我们想要测量但难以实现的变量(如某些趋势、分类和事件识别功能),现在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测量。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新的测度变量来改进传统模型,从而提升模型的完整性和可解释性。

参考文献

贺久恒,2022,《人工智能浪潮下的围棋界——专访围棋世界冠军古力九段》,《智能社会研究》第1期。

编委会主任：高岩

编委会副主任：夏桂华 赵玉新

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

编委：尹航 冯仕政 冯全普

（按姓氏笔画排序）吕鹏（中南大学） 吕冬诗

朱齐丹 汝鹏 苏竣

李正风 来有为 肖黎明

邱泽奇 何晓斌 宋士吉

陈云松 陈华珊 郑莉

孟小峰 孟天广 赵万里

赵延东 胡安宁 袁岳

黄萃 梁玉成 董波

曾志刚 蔡成涛

青年编委：丁奎元 王磊 叶瀚璋

（按姓氏笔画排序）邢麟舟 向维 刘灿辉

刘松吟 刘春成 刘晓波

安博 许馨月 孙宇凡

李子信 李天朗 李晓天

吴雨晴 何丽 邹冠男

张咏雪 张承蒙 陈茁

陈典涵 林子皓 周雪健

周骥腾 郑李 胡万亨

茹文俊 贺久恒 贾雨心

郭媛媛 黄可 梁轩

曾晨

编辑团队

主编：郑莉

编辑部主任：吴肃然

编辑部成员：林召霞 王立秋

李昕茹 李天朗

岳凤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主办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

出版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

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

南通大街 145 号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7-209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23-1615/C

印刷单位：哈尔滨理想印刷有限公司

创刊年份：2022 年

出版日期：2024 年 9 月 10 日

发行单位：哈尔滨市邮局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电局

邮发代号：14-375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定价：45.00 元

投稿指南

本刊面向海内外学者征稿，欢迎社会科学及交叉学科的专家学者惠赐稿件。请在来稿首页写明文章标题、作者简介（姓名、工作单位全称、联系电话、详细通信地址、电邮地址等）。文稿需完整，包括标题（中英文）、作者姓名、作者单位、摘要（300 字左右）、关键词（3—5 个）、正文、参考文献等。所投稿件如受基金资助，请在标题上加脚注说明，包括项目全称和项目批准号。来稿请以中文撰写。

稿件采用他人成说的，须在文中以括注方式说明出处，并在篇末列出参考文献；作者自己的注释均作为当页脚注。中外文参考文献分开列出，中文文献在前，外文文献在后，并按音序排列。中文文献参照中文社会学权威期刊格式，外文文献参照APA格式。来稿中的图表要清晰，符合出版质量要求，必要时可单独提供图表压缩包文件。

稿件格式请参考杂志官网（<http://www.jis.ac.cn>）“下载中心”中的稿件模板。

投稿方式：请登录杂志官网投稿系统（<http://www.jis.ac.cn>）进行投稿。

编辑部联系方式

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南通大街 145 号哈尔滨工程大学主楼北楼 N301 室，《智能社会研究》编辑部

邮编：150001

电话：0451-82588881

E-mail: mailto:jis@163.com

著作权使用说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等网络知识服务平台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网络知识服务平台的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